

1

秦苏玲打了一个哈欠，揉揉太阳穴，然后对身边的张乐说：“唉，要是生一场病多好呀，那样就什么也不用管了，一门心思睡觉，睡得昏天昏地！”

这是十月的一个早晨，一个个学生正朝学校赶来。

“这还不简单？用一盆凉水从头浇到脚，保管你明天就躺在家里！”张乐没心没肺地说，“如果你下不了手，我可以助人为乐。”

秦苏玲扭头冲张乐“呸”了一声：“你就这么想姐姐生病呀？”

张乐抹了一下飞溅到脸上的唾沫星，无辜地说：“不是你自己想生病吗？”

“我自己能说，但是你不能说！”

“真是莫名其妙！”张乐摇头。

后来，两个人进了各自的班级。秦苏玲进了初二年级的教室，姨妈的儿子张乐进了初一年级的教室。

秦苏玲的话是有感而发，她感到自己今天很疲惫，而且腹部有些隐隐的不舒服，真想躺在暖和、松软的床上，好好地睡一觉。

到下午，秦苏玲腹部的不舒服感越发地明显了，变成了钝钝的疼痛。

到晚上八点钟的时候，秦苏玲推开面前的书本，对爸爸妈妈说：“我想睡觉了，有些难受。”

秦苏玲是想继续忍下去的，在学校她就一直忍着，也没有对任何人说她的不舒服。可是她现在忍不下去了，她以为只要她好好地睡一觉，就什么事也没有了。

妈妈苏玉秀狐疑地看着秦苏玲：“这么早就睡觉？哪里难受？是不是感冒了？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回来也没有听你说呀！”

苏玉秀似乎怀疑秦苏玲的话。

“她脸色不好看。”爸爸秦长城看看秦苏玲，对苏玉秀说。

“那你就睡吧，明天早点起来！”苏玉秀扫了那些书本一眼，很勉强地说。

“要不要吃药？”秦长城问。

秦苏玲摇摇头，衣服也没有脱，就上了床。

苏玉秀提醒说把衣服脱了。

秦苏玲恨恨地说：“等一会儿我再起来做作业，还不行吗？”然后她把脸对着床里面，不再理睬两个大人。

苏玉秀还要说什么，秦长城拉了她一下，两个人悄悄退了出来，

秦长城随手关上门。

到九点钟左右的时候，苏玉秀凑到门前，她听到了秦苏玲的呻吟声。急忙推开门，苏玉秀看见秦苏玲的身子弓得像虾一样，还扭着。

“你怎么啦，苏玲？”苏玉秀慌张的叫声把秦长城也吸引了过来。

“我……想吐……”秦苏玲脸色苍白，一缕刘海被汗贴在脑门上。

苏玉秀刚把垃圾桶放到床边，秦苏玲就吐起来。

等吐过了，虚弱的秦苏玲对父母说她肚子疼，现在好一些了。尽管如此，秦长城还是找出两粒诺氟沙星胶囊给秦苏玲服下。他们都以为秦苏玲可能吃了什么变质的食物。

可是不久，秦苏玲又一次呻吟呕吐起来。

到十点钟，秦苏玲的情况都没有好转。于是，秦长城和苏玉秀匆忙把秦苏玲送到医院。

秦苏玲的阑尾发炎了，而且有穿孔的迹象，需要做切除阑尾的手术。

秦苏玲后来常常想，如果她不做阑尾切除手术，也许许多事情就是另一个样子了。据说阑尾本来就是一个毫无用处的东西，可它偏偏成为人体的一个零件，有些人担心它某一天会发炎，在阑尾相安无事时便把它割了。

切除阑尾手术，秦苏玲不可避免地需要休假。

张乐来看望秦苏玲时，盯着秦苏玲研究了半天，然后佩服地对她说：“厉害！太厉害了！想不到你真敢呀，还动了手术！你怎么做的呀？是不是分寸没有把握好，失手了？”

张乐丝毫不怀疑秦苏玲的“病”是秦苏玲自己“制造”出来的。

秦苏玲有口难辩。这完全是一次意外的巧合，真生病了，她才知道那滋味可不是她想的那么舒服。也只有真生病了，她才觉得健康是多么的幸福。

“张乐，我可警告你，别一张臭嘴到处胡说八道！要不，等我身体好了，有你好看的！我这是自然生病！”

张乐耸着肩，笑着：“哈哈，自然生病！”

“别跟我嬉皮笑脸的！听到没？”

“求人也不是这种求法吧？”

“你想要我怎么求你？这还算是客气的！”

其实，秦苏玲也只有张乐面前才偶尔地表现出霸道的一面，更多的时候秦苏玲是以“好学生”的面目出现在别人、包括自己的父母面前。

人是很健忘的，秦苏玲自然也不例外。当病的痛苦过去了，她慢慢地体会到了病的“好处”。她可以昏天昏地地睡觉了，不用做作业，不用看书，不用惦记着考试，不用看父母的脸色了，每天吃着他们做的美味可口的饭菜，听着他们关切、疼爱的嘘寒问暖，看着他们明媚的笑脸，秦苏玲是喜欢的。这时不用担心他们会对她喊：“你去看书！”“你去做作业！”他们更不会悄无声息地突然出现在她的房间里，查看她在做什么。

当然，秦苏玲不能把她的喜欢表现出来。

不但不会表现出来，在开始，秦苏玲还流露出很焦急的样子，嚷着要去学校，说落下那么多的功课，最后还得靠她自己补。如果去了学校，她好歹还能听一些课，至少能把损失降低到最小。

秦长城和苏玉秀也跟着秦苏玲急，但他们坚决地表示，读书虽然很重要，但身体更重要，病人都是弱不禁风的，病人需要静养，他们不能允许秦苏玲带着病或者带着刚做了切除阑尾的身子去学校。

这时爸爸妈妈的脾气显得特别的好，也特别的诚恳，他们安慰着秦苏玲，叫她安心养病，说落下的功课以后再说，有了结实的身體就什么都有了。

一点也看不出来父母是在敷衍秦苏玲。

看来，秦苏玲不接受自己是一个病人的事实是不行的，不接受爸爸妈妈的安慰和疼爱也是不行的。

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两三天，然后秦苏玲硬撑着虚弱的身体，开始看书，或者做一点作业。

父母在家时，秦苏玲是这样。

父母不在家时，秦苏玲也是这样。

第一次看见秦苏玲做作业，秦长城吓了一跳，说：“苏玲，这怎么行？快放下，快放下！”

苏玉秀也吓了一跳地说：“你不要命啦，这么急着看书做作业？好功夫不在一时！”

话是这么说，但他们都是高兴的，甚至为女儿能这么勤奋刻苦有些感动。他们看秦苏玲的目光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。

秦苏玲明白了，原来她看书做作业是做给爸爸妈妈看的，是给他们的关心、疼爱看的，是给他们的笑脸看的。

在明白这一点时，秦苏玲被自己吓了一跳。她这样做是不是希望像这样的日子长一点呢？是不是为了掩饰她内心不喜欢读书

或做作业呢？是不是为了在爸爸妈妈面前求得心安？是不是为了告诉他们她是一个一心惦记着学习的好学生？

秦苏玲不能理解自己了。

张乐第二次来看望秦苏玲时，说了这样的话：“还是你好，不用上学不用读书不用做作业，多自在啊！最近有一部电视剧特别火，你可以好好看看……你是不是已经在家看了？怎么样？好看吧？”

秦苏玲当然不能认可张乐的话，她说：“你胡说什么呀？你以为我像你，就那么怕上学？你要是羡慕生病，马上回家生病去！”

秦苏玲觉得自己是真的生气了。

病假结束了。

这天早晨，秦苏玲早早地起了床，收拾好书包。对今天将重新回到学校，秦苏玲有一点兴奋和期待。至于期待什么，秦苏玲却说不清楚，她清楚的是她的那“一点兴奋”，她不需要在家“做戏”给父母看了，她可以看见同学了。如果再找一些理由，她可以过学生那种按部就班的生活了，尽管那种生活时常让她心生厌烦。

在吃早饭时，秦长城定定地看着秦苏玲，苏玉秀也定定地看着秦苏玲。

“你们怎么这样看着我？”秦苏玲说。

秦长城看了苏玉秀一眼，谨慎地说：“苏玲，我们跟你商量一



件事……”

“是呀，你休息了这么长时间，我们跟你一样着急！”苏玉秀有些迫不及待地抢过话头，“这事怪我们没有考虑周到，原来以为阑尾炎不是什么大的毛病，阑尾长在身体里也是可有可无，谁想到最新科学研究表明阑尾不能随便割了，它在身体里是有用的，比如提高免疫力啦……”

秦苏玲紧张地看着父母：“啊，这怎么办呢？有没有后遗症什么的？”

秦长城说：“割了也就割了，没法再回到你身体里。目前唯一的办法是你要休息好，听专家说，即使真有后遗症什么的，只要让身体足够健康起来，应该没有什么大碍。”

“那我还要怎么休息呀？总不至于我再休息一个月两个月，那我还上不上学啦？落下的功课可是我自己补！”秦苏玲及时地把嘴撇起来。

“我们也不想这样呀！可是为了你的身体将来没有后遗症什么的，我们只能豁出去了。”苏玉秀叹息着说，“我们请教了医生，医生说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休息三个月……”

秦苏玲失声叫起来：“那我这学期还上不上学了？”

“你把这学期休息完，等下学期再去学校。”秦长城的语气以及表情都在告诉秦苏玲，他丝毫没有开玩笑的意思，更主要的是这事他们已经决定好了。

难道她真的可以一直休息到学期结束吗？就天天在家，享受着父母无微不至的关心、照顾，想看书就看一点，想做作业就做一点，并且享用着他们做的美食？

秦苏玲感到难以置信。

秦长城是秦苏玲所在中学的校长，苏玉秀是机关里的公务员。用他们俩的话说：“我们的智商绝对是优秀的，根据遗传学，你的智商完全应该超过我们，将来在事业上你应该更出类拔萃，可惜的是你身上缺少了勤奋、刻苦！”

这几句话决定了他们对秦苏玲的要求，对秦苏玲的期望。

苏玉秀说得更直接：“你爸爸是校长，我是机关公务员，我们都是凭自己的努力奋斗获得成功的。难道你将来还不如我们吗？”

也就是说，秦苏玲的“将来”必须超过她的父母。

还有一点经常被秦长城提及的，就是在他们中学的历史上，曾经有九名学生光荣地考入清华或北大。他既然是这所重点中学的校长，既然能使别人家的孩子考进清华或北大，那么他的女儿就更有理由考进清华或北大，说责无旁贷也不为过。

这就是秦苏玲为什么难以置信的原因。

“那我功课怎么办？照这样下去，下学期我肯定没有办法跟上课程，到时候你们可别怪我！”秦苏玲一本正经地说，有分清楚责任的意思。

“这个问题还不好办？”苏玉秀说，“你可以在家自学，你爸爸可以教教你，我们也会请老师来家里适当给你指导指导……”

原来在家里并不是想象的那样，秦苏玲略感失望，也略带气恼地说：“那我还不如去学校算了。”

“这不一样。你属于病休，那么等下学年你就可以继续读初二了。”秦长城说。

秦苏玲好像没有听明白爸爸的话，眨着眼睛，看着他。



“在初二年级把基础打扎实了，那考重点高中不是把握更大吗？”苏玉秀补充说。

秦苏玲明白爸爸妈妈为什么有这么“好心肠”了。她轻轻地说：“你们就是想借我生病的机会，要我在二年级多上一年是不是？”

秦苏玲有些难受，爸爸妈妈说了半天，所谓的“没有想周到”，所谓的“阑尾不能随便割”，所谓的“休息三个月”，都是幌子，让她在初二年级多读一学年才是真的。他们要的还是分数，看重的还是分数。

秦苏玲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。

“你可别在同学面前这么说！”苏玉秀正色地强调。

“我不想休学，谁爱休就去休！”秦苏玲十分清楚地把这句话喊出来。

秦长城像被马蜂蜇了一下，他猛地站起来：“你怎么这样不听话？我们还不是为你着想？你要像汪航舟那样，我们还需要动那么多的心思吗？你以为什么人都能休学吗？”

胳膊扭不过大腿，秦苏玲休学了。

如果在病假结束后，秦苏玲能准时到学校，她肯定不需要爸爸妈妈的提醒，她会焦头烂额地忙着补习落下的功课，要废寝忘食，要披星戴月，甚至要拉下脸皮子来主动向汪航舟请教。

汪航舟是秦苏玲的同桌，两个人成为中学生的第一天就坐在一起，是班主任帅远行安排的。当然，也不排除秦长城的因素，因为苏玉秀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跟汪航舟同桌好呀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！”

苏玉秀的话再清楚不过，跟汪航舟同桌，可以使秦苏玲近距

离地学习汪航舟，以获得像汪航舟一样的学习劲头，像汪航舟一样的学习成绩，达到脱胎换骨的目的。

汪航舟是学校的名人，更是学校的宝贝。从一进入中学开始，她就牢固地占据着全年级第一的位置，并且每次考试都要把她身后的第二名甩下三十多分。汪航舟的第一名位置实在无人能撼动。汪航舟将来无疑是要成为学校历史上的第十个——第十个考上清华或北大的学生。

秦苏玲不是很喜欢汪航舟。

汪航舟是一个不苟言笑的女生，戴着眼镜，而且也不擅长打扮自己，衣服的样式与颜色总落后时代，这让秦苏玲想到她从来不进商场，她的衣服都是守旧的父母买的，他们怕汪航舟一旦穿上时尚的衣服，就不可能安心学习了，而且有可能被男生看得分了心神。

秦苏玲一直想问问汪航舟，看看她的猜想是不是真的。

但秦苏玲一直没有问。估计真问出来的话，秦苏玲肯定是自讨没趣。

汪航舟很少主动跟秦苏玲说话，多数时候视秦苏玲不存在。若是秦苏玲主动跟汪航舟说话，汪航舟的脸上会流露出一种不屑，一种不耐烦，回答秦苏玲的话往往简洁得不能再简洁了。如果话题跟学习有关，特别是秦苏玲想跟汪航舟请教题目，这时候汪航舟的样子简直是在伤害秦苏玲的自尊。

“很简单的呀！”汪航舟可能这样说，那双看着秦苏玲的眼睛里既有惊讶，也有不屑。

“这个……我也不太明白。”汪航舟也可能这样说，那敷衍的



语气说明她或许是会的，但不愿意说。

秦苏玲原本就是一个心高气傲的女孩子，哪受得了这个？以后她和汪航舟的关系如同陌路人。

因而，在家里，只要秦长城或者苏玉秀提到汪航舟的事情，秦苏玲会唯恐避之不及地说：“别跟我谈那个半死不活的汪航舟，她有什么好！”

秦苏玲毕竟是一个学生，她十分清楚分数对一个学生的重要性。在秦苏玲的骨子里，她希望每一次考试都能考得好一点，能让老师高兴点，能让自己的父母高兴点，她甚至还希望她有一颗像汪航舟那样的脑袋。阑尾炎让秦苏玲旷了那么长时间的课，说她不急，秦苏玲还远没有那么洒脱，这也是她今天一早“有一点兴奋和期待”的原因。

想不到的是，秦苏玲被秦长城利用手中的权力给安排休学了。假借休学之名，让她在初二年级再读一年。这有点类似于产品不合格，被召回重新加工。

秦苏玲愿意接受自己是不合格的产品吗？

气不顺，心就不顺；心不顺，做什么事情就不会痛快。秦苏玲想看书，想做作业，但她又是不甘心。明明看书了，明明做作业了，但只要爸爸或者妈妈来了，她就把书本摔到一边，做出一脸苦大仇深的样子。

“苏玲……”这时候爸爸妈妈会赔着小心，像要说什么。

秦苏玲是不会让他们说出来的：“对我不满意就让我回到学校，我就这样！”

爸爸妈妈只好把他们的话咽下去，不跟秦苏玲计较。秦苏玲

很快发现爸爸妈妈每天回来都要在他们的房间悄悄地嘀咕着，也不清楚他们嘀咕什么，或许跟她有关吧。

果然，爸爸妈妈嘀咕出了东西。

三天后，秦长城把一样东西交到秦苏玲的手上，是两份电脑打印的作息时间表，一份是三个月休养期的作息时间表，另一份是三个月以后的作息时间表，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，包括什么时间起床，包括眼保健操，包括课间操，包括课间十分钟的休息，都写得清清楚楚。

家，成了秦苏玲的另一所学校。

秦长城把这两份时间表交给秦苏玲时，眼睛盯着秦苏玲说：“纵观历史上的杰出人物，他们都有强烈的自制力，言必信，行必果！”

秦苏玲扫了一眼时间表，心里说：“我可不想成为什么狗屁杰出人物！”

想到这个学期将要以此方式度过，秦苏玲的心里一片荒凉。

作息时间表花费了爸爸妈妈的心血，寄托了他们对秦苏玲的希望，他们肯定是要检查秦苏玲执行的情况。

检查的方式多是突然袭击，以忘记拿包啦，忘记拿钥匙啦，忘记拿某一份材料啦什么的为名，在他们离开家后的某一段时间里，突然回到家中。他们侦探一般的目光已经把他们回来的目的暴露无遗。

每遇到这种情况，秦苏玲要么撇嘴，要么冷笑，要么看也不看他们，要么把手中的书本摔到地上，说：“请你们演戏演得不要这么蹩脚好不好？不放心我，让我回学校呀！你们以为我喜欢这样坐牢一样地待在家里？”

秦苏玲再回到学校，是第二学期。

在父母面前，秦苏玲毫不掩饰她的快乐：“啊，终于可以回到学校了！再这样下去，一准要把我憋出精神病来！”

这几句话肯定是爸爸妈妈不愿意听的，正因为他们不愿意听，秦苏玲才要带着夸张的语气说出来。

苏玉秀脸上呈现的表情是：你这个没良心的！

秦长城则说：“好，既然这么喜欢去学校，那爸爸就放心了！”

秦长城无疑说的是违心话。

许多同学以为他们看见的秦苏玲应该是白白胖胖的，可他们看见的秦苏玲一张脸整整瘦了一圈。

“你还真生病了呀？”在一个课间，汪航舟这样问道。

在秦苏玲的印象中，这是汪航舟第一次主动跟她说话。秦苏玲有些惊讶地看着汪航舟，而汪航舟也正有些惊讶地看着秦苏玲。汪航舟始终不理解秦苏玲只是做了一次阑尾切除手术，怎么可能需要休一个学期的假。

秦苏玲冲汪航舟一笑：“生病还有假的呀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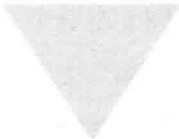
“那你功课怎么办？”汪航舟又问了一个问题，看不出汪航舟是出于关心才问了这个问题。

“你说能怎么办？在二年级再读一年呗！”

汪航舟浅浅地笑了一下，显然她不相信秦苏玲说的话。

那两张作息时间表到底发挥了点作用，秦苏玲能跟得上课程的进度，在期末考试中，秦苏玲的名字排在全年级第三十二名。

“毕竟休学了一学期，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算不错了。”秦苏玲在心里安慰自己说。



3

苏玉秀一直想不明白一个问题：女儿怎么变成了那样？

就比如打电话吧。不错，苏玉秀打电话回家有试探的成分在里面，看看女儿是不是真的在执行他们的作息时间表，在她办公室的抽屉里，就放着作息时间表的复印件。她不认为她做错了什么，她这是对女儿的关心——是孩子，总缺少点定力，也缺少点毅力。这时候就需要大人适当地监督一下。

可是女儿偏偏不接她的电话。

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，苏玉秀吓坏了，以为女儿趁着他们都上班了，溜出去玩了。于是，苏玉秀告了假，心急火燎地赶回来。

女儿在家，正做着她应该做的事情。

苏玉秀目瞪口呆。

等苏玉秀回过神，她气急地说：“你怎么不接妈妈的电话？”

秦苏玲平静地说：“我知道是你打的。”

“知道是我打的，怎么不接？”

秦苏玲继续平静着：“你打电话是想看看我在家做什么。”

“你心虚了吧？你要不心虚，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？”

“我讨厌你们这样！”

“你，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非常讨厌你们这样！”

“你有没有良心？为了你，妈妈上班都没法安心！”

“我要你回来了吗？我要你不安心了吗？是你自己愿意回来的。”秦苏玲不急不躁地看着苏玉秀，“告诉你，在你们不在家的时候，我看电视，我听音乐，我读小说，我逛街……你最好在家里看着我，别去上班了。”

“好呀，好呀……”苏玉秀咬着牙说。苏玉秀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意思，连她自己可能也不清楚，她清楚的是心里有一团火腾腾地往上冒。

秦苏玲给自己倒了一杯水，说：“你们的作息时间表里没有给我喝水的时间，想必你们不会反对我喝水吧？”

苏玉秀硬把自己心里的那团火压了下去，她意识到秦苏玲在等着她发火，只要她发火了，秦苏玲就有理由跟她闹腾了。

“行，你喝水。妈妈上班去了。”苏玉秀转身出门。

苏玉秀把这些告诉丈夫秦长城时，秦长城将双手插进头发里，苦着脸，叹了一口气，半天没有说话。秦长城也试探过女儿，结

果不比苏玉秀好。

“你倒是说话呀？”苏玉秀跺了一下脚。

秦长城反过来问苏玉秀：“你要我说什么？”

秦长城的意思是：我也拿她没有办法。

以后苏玉秀哪还再敢中途打电话回来呀？连忘记拿包或资料什么的也很少发生了。越不能做这些事情，苏玉秀的心里越不踏实。越不踏实，苏玉秀越是想要知道究竟。

苏玉秀终于又想到了一个办法：蹲守在家的附近，只要看见秦苏玲走出家门，那她就冲上去，逮个正着。

“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那时候她要冷笑着问秦苏玲。

苏玉秀果然蹲守了一次，一无所获。

苏玉秀应该放心，但她想到了另外的一个问题：蹲守一次能说明什么呢？一次的概率太小了，如果她蹲守的这一天，恰好是秦苏玲没有出去的，那她的蹲守自然就没有意义。

可是，苏玉秀总不能天天请假吧？

苏玉秀把自己折磨得很憔悴。

直到秦苏玲重新回到学校，苏玉秀才放下心来。还是回到学校好，回到学校，就等于把秦苏玲安置在她爸爸秦长城的眼皮底下了，而且还有老师替他们看着，至少在学校里没有她担心的事情发生。

学期末，秦苏玲以总分名列全年级第三十二名。

秦长城在第一时间用电话把这个结果告诉了苏玉秀，因为苏玉秀对他说过：“你们今天能把试卷批改出来吗？你别忘了看看苏玲的成绩！”